

DIARIO DE UN KILLER SENTIMENTAL SEGUIDO DE YACARÉ HOT LINE

LUIS SEPÚLVEDA
MUNDO DEL FIN DEL MUNDO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世界尽头的世界

(智利)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施杰 张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塞 普 尔 维 达 作 品 系 列

LUIS SEPULVEDA
MUNDO DEL FIN DEL MUNDO
DIARIO DE UN KILLER SENTIMENTAL SEGUIDO DE YACARÉ HOT LINE

世界尽头的世界

（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著

施杰 张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0803

Mundo del fin del mundo

© Luis Sepúlveda, 1989

Diario de un killer sentimental seguido de yacaré

© Luis Sepúlveda, 1996

Hot Line

© Luis Sepúlveda, 2001

by arrangement with Literarische Agentur Mertin Inh. Nicole Witt e.K.,
Frankfurt,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尽头的世界/(智)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
施杰,张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塞普尔维达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712-2

I. ①世… II. ①路… ②施… ③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智利-现代 IV. 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5881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潘丽萍
丛书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9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12-2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世界尽头的世界
003	第一部分
030	第二部分
056	第三部分
101	尾 声
105	忧郁杀手的日记
107	糟糕的一天
116	一位讲忠贞的杀手
126	相遇伊斯坦布尔
136	天使终结者现身
144	一位退休杀手
153	死亡与玛利亚奇乐队
163	热线电话
165	以此为序
170	一
173	二
180	三

193	四
203	五
207	六
212	七
224	八
228	九
239	十
245	南美宽吻鳄
247	一次漫长的告别
255	一个带枪的瞎子
264	觅食的老虎
274	携手合作
283	孤独的猎手
291	悲伤，孤独，终结

世界尽头的世界

施杰 译

致我为巴塔哥尼亚与火地岛的生态保护不遗余力的智利与阿根廷友人

感谢他们的热情与慷慨

致绿色和平组织^① 旗舰，新一代“彩虹勇士”的所有船员

致世界尽头的世界之声，科伊艾克冰雪区广播电台

① 国际非政府组织，简称“绿色和平”，宣称使命为：保护地球、环境及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改变。

第一部分

1

“叫我以实玛利……叫我以实玛利……”^① 我不断重复着。我在汉堡机场等候，只觉得有种奇怪的力量灌进了那张薄薄的机票，离起飞时间越近，它显得越沉重。

我已过了第一道安检，正拎着手提包在候机厅闲逛。我没带太多东西：相机、笔记簿、布鲁斯·查特文^②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对那些爱在书上写写画画的人我总觉得矫情，可这本书上满是我的下划线与惊叹号，三遍读罢，记号如雨后春笋。而在飞往智利圣地亚哥的航途中，我欲再将它读上一遍。

①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代表作《白鲸》的首句。

② 布鲁斯·查特文（1940—1989），英国旅行作家。

我总想回到智利，始终抱着这样的愿望，但临到决定时又被恐惧喝退，与亲友重聚的夙愿反倒成了我愈加不敢相信的誓言。

无目的地漂荡了太久，不时有停步的念头，在克里特岛耶拉派特拉的某个渔村或是阿斯图里亚斯的宁静小城比利亚维西奥萨歇下，但某日偶得的这部查特文的作品让我回到了那个我自以为忘却、但一直在守候着我的世界：世界尽头的世界。

初读这本书的我归心似箭，但巴塔哥尼亚绝不是个说去便去的地方。当记忆如浮标摆晃在流年之海，距离向我展现了它真正的浩瀚。

汉堡机场。旅客们进出免税店，攻占酒吧，焦急看表，只怕那数十个电子计时器同时出故障。出口开放的时刻近在眼前，验过登机牌，我们就将被大巴送至停机坪。历经二十四年的缺席，我终将回到那世界尽头的世界。

2

那时我还年轻，几乎就是个孩子，梦想着冒险能带我远离烦闷，甩掉无趣，为我今后的生活定下基调。

在这方面我并不孤单。我有个舅舅，对，粗体写的，佩佩舅舅，与其说承袭了姥爷安达卢西亚人的悲观，不如说遗传了姥姥巴斯克人的桀骜。我的佩佩舅舅在西班牙内战时曾是国际纵队^①的一员；所有财富中他只为一张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合影而骄傲；他不住地教导我，必须发现道路，迈开腿行走。

不用说，佩佩舅舅是家中的异类。随着我慢慢长大，我们之间的交流也渐渐转至地下。

我的头几本书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也有幸接触到那些永世难忘的名字：儒勒·凡尔纳、埃米利奥·萨尔加里^②、杰克·伦敦。他还将那本标记我人生轨道的小说交予了我：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

读到它时我十四岁。到十六岁时，我再也无法抵御来自南方的召唤。

十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是智利的暑假。我从书上得知有

① 指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等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弗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所组成的志愿军。

② 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2—1911），意大利小说家，以冒险小说闻名。

好多小型捕鲸船队在南极边界停泊，便产生了结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我心目中埃哈伯船长^①的继承人。

多亏佩佩舅舅的驰援，我才说服了父母，此外他还赞助了我前往蒙特港^②的车票。

初会世界尽头的世界前的千余公里，我是乘火车度过的。面朝大海，铁路在蒙特港戛然而止。而后，国土将散落为千百块岛屿、礁石、水道、海峡，直至南极近前，而在大陆部分，棋布着诸多山脉、雪区、无从进入的森林、永不融化的寒冰、湖泊、峡湾、变幻莫测的河流，不容铁道与公路通行。

在蒙特港，经我恩人舅舅的安排，我被一艘连接此地、巴塔哥尼亚最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以及火地岛最南端的乌斯怀亚的运送货物和旅客的班船所接纳，成为船员。

“南方之星”的船长名叫米罗斯拉夫·布兰多维奇，是南斯拉夫移民的后裔，在去西班牙的旅途中与我舅舅相识，后来又一起参加过法国抵抗军^③。他让我担任厨房伙计，于是船

① 《白鲸》中的主人公。

② 智利中南部港市。

③ 这里指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法国中央高原和丛林地带出现的、主要由逃避强迫劳动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马基”游击队。

刚启航我便得到了一柄锋利的厨刀以及为一麻袋土豆削皮的指令。

航程为一周。蓬塔阿雷纳斯距此近一千海里，船在奇洛埃岛的若干小港经停数次，装载了土豆、洋葱、大蒜和几大包加厚的纯羊毛斗篷，犁过科尔科瓦多湾的熙攘水域，终抵莫拉莱达海峡北口。我们顺艾森大峡湾前行，这也是通往查卡布科港之宁谧的唯一路途。

在那峰峦环抱之地傍靠了几小时，刚够避过满潮期，我们完成装货（几乎总是肉类）任务，再次回到远海。

船指西北来到峡湾出口、莫拉莱达海峡，而后一路向北，远离圣拉斐尔^①的冰冷湖面、漂浮的积雪区、被冰之触手攫住的那些不幸船舶——上头往往载满了船员。

向北又行进了数海里，“南方之星”转头往西，穿过瓜伊特卡群岛，抵达远海，随后直直向南驶去。

我削了准有几十吨的土豆。我五点起来去给面包师打下手，摆上餐具，然后削土豆。我刷碗刷锅刷厕所，然后削土豆。我给牛排去筋，然后削土豆。我剁碎做馅饼用的洋葱，

① 位于智利太平洋南岸的湖泊，有圣华伦泰冰川落入湖中。

然后继续削土豆。而到了休息时间，水手们都借此机会两腿一伸眯上一会儿，我却刻苦学习着船上生活的点滴，不愿将之虚度。

出海第六天，我两手已生满茧子，并为此深感自豪。那日，忙完早饭，布兰多维奇船长把我喊去了舰桥。

“见习的，你说你几岁来着？”

“十六。唔，就快十七了，船长。”

“嗯，见习的，那你知道船左边发着光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吗？”

“灯塔，船长。”

“那可不是普通的灯塔，它叫帕切科灯塔，前方就是伊万赫利斯塔群礁，我们马上就要驶进麦哲伦海峡了。见习的，你以后可以跟你孙子吹了。左舵十五，前进二！”布兰多维奇船长喝道，暂时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时年十六，自感幸运。我重新下到厨房准备削土豆，却惊喜地发现，大厨改了菜单，也因此不再需要我了。

于是我把一整天都耗在了甲板上。虽值仲夏，太平洋的风仍冰冷刺骨。裹着奇洛埃斗篷的我望着一座座岛屿从身前掠过，船指东南东。

我再熟悉不过了，这些预表着“冒险”的名字：孔多尔^①岛、帕克岛、德雷克海峡^②、米塞里科尔迪亚^③港、德索拉西翁^④岛、普罗维登西亚^⑤岛、阿奥尔卡多^⑥巨岩……

到了中午，船长和其他长官要求把饭送到舰桥。他们站着用餐，用只有他们明白的数字语言与机房对话，一刻不歇地盯着海图和仪表。

上咖啡时，船长又一次注意到我。

“见习的，你在甲板上喝啥西北风呢？想得肺炎还是怎么的？”

“我看海峡呢，船长。”

“你就待在这儿吧，这儿看得更清楚。从现在开始就是本次航行最恶心的一段了，见习的。海峡之‘狭’就体现在这儿，你等着瞧。我们左手边是科尔多瓦半岛，周围是如鲨鱼齿般的刃岩；右舷的景况也并不见好，德索拉西翁岛的南岸

① 意为“秃鹫”。

② 也被称为“魔鬼海峡”。

③ 意为“慈悲”。

④ 意为“悲痛”。

⑤ 意为“天命”。

⑥ 意为“被处绞刑者”。

是死亡的利礁。如果这样还不够，再过几里我们就会遭遇集远海之力自阿布拉海峡袭来的激流。斐迪南·麦哲伦的好运差点在此终结。我说见习的，待这儿可以，但有句话说得好，‘嘴巴管得紧，苍蝇飞不进’，有什么话等看到乌略亚灯塔再说也不迟。”

“南方之星”微速前进着，晚七时许，我们望见乌略亚灯塔的银色光束在地平线闪烁。麦哲伦海峡变得开阔起来。航速加快了，众人也不那么紧张了。

到十一点，当行船沐浴在弗罗厄德角灯塔温润而热情的光流中，布兰多维奇船长下令转舵向北，而我也被大厨叫去为饥肠辘辘的船员们送餐。

刷完杯盘，我上到甲板。澄空那么低，总想伸手摸摸那些星星。城市之光已近得隐约可见。

蓬塔阿雷纳斯就坐落在不伦瑞克半岛的西岸。麦哲伦海峡的这一段已有二十海里宽。另一侧则是火地岛的起始，而更往南些，来自因乌蒂尔湾的水流在窄峡中汇成了一片直径约七十海里的湖面。

次日，航程告终。待我上完最后的早餐，布兰多维奇船长向我道别，提醒我返程是在六周之后。他用他粗壮的海员

之手递给我一个信封，之前我并未指望过这个，其中装着几张纸钞，对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来说可不是笔小钱。

“太感谢了，船长。”

“谢什么，见习的，大厨说了，他从没见过比你更好的助手。”

我到了蓬塔阿雷纳斯，有一双生满老茧的手，兜里装着用辛勤劳动换来的第一笔钱。我在城里逛了几个钟头，而后寻找起布里托一家——同是我侃侃舅舅的熟人，他们热情招待了我。

布里托夫妇膝下无子，对这块区域了如指掌。夫人叫伊莲娜，在一所机构教授英语，而菲利克斯先生则兼有播音员和海洋生物学研究者的身份。听说我对捕鲸船有兴趣，菲利克斯先生表示我找对人了，当即翻出一堆相片以及他祖父的画作。他的祖父是一位布列塔尼水手，很年轻时便来到火地岛，再也没想离开。

布里托夫妇家的房子也如大多数南方建筑一样是木结构的。宽敞的客厅里辟有壁炉，每到晚上便会生火取暖。如此亲切的环境，人只愿静默而坐，细听海水的吟咏。我就这样面朝火地岛度过了四天，白天坐上路虎，往返于连接蓬塔阿

雷纳斯与布尔内斯堡的南方公路，待日薄西山时便回到炉火前，听菲利克斯先生讲鲸和捕鲸人的故事。他挺能说的，故事也都挺精彩，但我并不想听，我要亲身经历这一切。

某一刻，菲利克斯先生注意到了我的心不在焉，我的思想已飞出这舒适之地几千里远，于是他合上相册，对我说道：

“看来你是一心要到捕鲸船上去瞧一瞧了。那我也拦不住你。简而言之，你首先要做的是到海峡另一头的波韦尼尔去。到这个季节，仅剩的几艘捕鲸船也该都在海上了，但我晓得，在努埃沃港还停着一艘我朋友的船，正在修理之中。我那朋友不太好交往，但若他接受了你，小伙子，那你梦寐以求的冒险就有着落了。”

3

翌日清晨，我乘坐一艘载满瓦斯罐的小艇穿越海峡。努埃沃港地处波韦尼尔东南约一百公里，我在公路上伫立，只等哪辆开往圣塞巴斯蒂安（位于火地岛阿根廷边界上的村落）的车能够载我一程。

我挺走运，才等了半小时，便有一辆农业部的吉普停了